

末代皇帝傳奇(五)

(本文插圖刊第6頁)

——后逼妃反

●秀敏撰文·邊緯文校訂

馮玉祥趕走宣統帝

一心想效法唐代長孫皇后，協君立天下的婉容，與遜帝溥儀都不甘於紅牆高隔的宮廷生活，幻想和尋覓着我主沉浮之路，然而，歷史不容倒退，等待他們的是失敗。

「出洋留學」未能實現，「優待條件」也真的像溥儀和婉容預感的那樣，不能長久下去。整日讓人惴惴不安的事終於發生了。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婉容正在自己居住的儲秀宮內陪溥儀吃着水果聊天。突然，內務府大臣張蔭麟踉蹌地跑來，也顧不上行君臣之禮，忙遞上民國廢止優待條件的公文，並氣咻咻地報告說：「向山海關奉軍進攻的馮玉祥部隊，突然倒戈回師北京，趕皇上出紫禁城，並限三小時內全部搬出，還要皇上在這上面簽字。」內務府大臣用手指着公文。

溥儀一聽，跳了起來，把剛咬了一口的蘋果扔向痰盂，「好哇，好哇，自己走不成，反倒等人家來趕我出去。」他緊張而又氣惱地說：「快找王爺來，我早說要出事，偏不叫我走，找王爺

來，看他們怎麼辦。」

婉容此刻也很慌張，爲了安慰皇上，她努力克制自己，鎮定了一會兒，說：「皇上先別急，等會兒王爺來了，好好商量商量，那麼多的人怎麼辦，太妃也不會同意走，再說，時間這麼緊，我們出了紫禁城去哪兒，得好好合計合計。」

溥儀沒好氣地說：「不是早想好了，他們硬是不依，要是出洋留學，何苦坐等驅逐之災。」溥儀對未能出洋留學仍心有餘怨。「還提那個幹嘛，還是想想眼下怎麼辦吧！」婉容溫和地勸說。

「爲什麼不許我提，眼下叫我怎麼辦？」溥儀衝着婉容甩了一下袖子，好像是婉容帶來了這場災難似的。

溥儀把對王爺、太妃的不滿，對馮玉祥的憤恨一股腦傾洩到婉容身上。真是多言買禍，婉容見溥儀正在氣頭上，只好忍耐，不再言語。

內務府大臣見皇上只知道生氣，並沒有主意，趕忙催促道：「規定的時間到了，再不搬出去，景山上馮玉祥的部隊就要向我們這兒開炮了！」這句話真的起了作用，溥儀見王爺不但沒有來，連派去請他的人也一去不復返了，估計民國

規定的時間就要到了，只好先回到養心殿。早已

等候在那裡的大臣及內務府的人，一個個神情緊張，有的說請人去找馮玉祥說說情，再給幾天緩期，有人則主張就是不走，看他怎麼樣。可是紫禁城是經不住大炮轟的。爲了大家能够活命，溥儀最後決定，先搬進父親載灃的家裏醇王府暫住，以後再做打算。可最難對付的還是幾位太妃，她們哭喊着，死都不肯出宮，結果還是民國派兵用強，太妃們才隨皇上、皇后提心吊膽地上了民國政府爲她們準備好的汽車，出了紫禁城，住進了醇王府。

醇王府也同樣處在國民軍嚴密的封鎖之中，皇室一家人出了大紫禁城，又被關進這「小紫禁城」中。在這裏帝后、師傅們同王爺大臣等又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一方主張留學借外力圖謀恢復，另一方則主張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復辟還宮紫禁城。爭來爭去毫無結果，最後溥儀做出抉擇，在師傅莊士敦的幫助下，瞞過王爺，幾經周折，偷偷轉移到了日本公使館中。

寄人籬下後門出入

在那裏，皇帝和皇后受到了日本使臣們空前的熱情接待，皇家獨居一樓，但仍過着終日惶惶不安的日子。

皇帝身上的長袍馬褂已經代替了以往的御褂龍袍。皇后雖未穿宮服，但就其講究的綉花旗袍，高高隆起的旗頭，便可標誌其高貴的身份了。

婉容倚在客廳的窗前，已經很久了，看着院內出出進進不同膚色和裝束的人們。除日本人外，其他人不經守門的日本警察允許是不能隨便出入的。

「優待，優待，我說不會永遠優待下去嘛！」溥儀仰頭坐在沙發上心煩意亂地說。

婉容聽了溥儀的話並不去看他，眼睛仍然望着窗外說：「馮玉祥也太不近人情，優待條件乃雙方締結，怎能以兵威逼呢！」

「事情都壞在王公大臣的身上，他們為什麼不許我出洋。」溥儀憤然不解地對婉容說。

「我們這不是已經離開開禁城了嗎？看來還得『感謝』馮玉祥呢！」

溥儀頹喪地說：「可是『優待』沒有了。」

「優待條件存在與否，在我們看來，無關緊要，只是無須由他人過於強迫而已。既已如此，住在這日本公使館內，總是寄人籬下也不是長久之計，還得和師傅們商量着圖謀新路才好！」

「出洋的事得到天津去做準備，我已派人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了。」

婉容聽說要去天津，高興地疾步來到溥儀身邊說：「太好了，皇上也該去天津大都市看看。」婉容少年時代曾在天津女子學校讀過書，對天

津有着一番故土之情，因此，異常興奮。

天津住處等事安排好之後，一九二五年二月，婉容先送走了由日本警察和便衣特務護送的溥儀之後，自己隨後也做好了秘密去天津的一切準備。

一天夜晚，婉容穿戴好長途旅行的服裝，拿着溥儀派人從天津帶來的「手諭」，正在日本公使館客廳內心神不安地來回踱步，宮女也緊張地跟着來回走動。

婉容命宮女：「快去看看余侍衛回來沒有！」

「話音剛落余思文已出現在客廳的門口。」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請皇后放心，我們從後門出去，汽車已經在那兒等候了。」

余思文年少時便進宮侍奉皇帝，如今已長成健美、標緻的青年，頗有辦事能力，是溥儀寵信的一名隨侍。皇帝先行去天津，把他留下來安排、照顧皇后等人。現在一切準備就緒，婉容按皇上旨意，帶領文綉及僕人等隨余思文乘坐火車到天津張園與皇帝會面。來到天津之後，便開始了他們六年之久的寓公生活。

這時的婉容已和皇帝一樣失去了高貴的尊號，而她心中的「皇后」尊嚴並無削減。在北京宮中時，由於她的美麗多情和對淑妃文綉在感情上的排斥，使得溥儀很少接近文綉，而將他的愛集於婉容一人之身上。那時他們各居一宮，不常見面，到了天津和在紫禁城中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婉容與溥儀同住樓上，文綉住在一樓客廳裏，大家同出入一間客廳，更增加了家庭生活的氣氛。

蒙難之中皇后做壽

婉容來到繁華的天津租界之後，穿着打扮不似宮中和日本公使館時那樣古板嚴謹，已不梳兩把旗頭，將髮髻高高挽起，上面插滿了珠寶玉翠，一縷稍帶波浪的頭髮向鬢邊，橢圓型的臉蛋顯得越發秀美，色澤淡雅的旗袍代替了色彩濃重的旗裝，今天她由宮女伺候着立於富麗堂皇的客廳內，迎候着前來為她祝賀「千秋」的賓客。寓居張園的帝后，「萬歲」、「千秋」也是熱鬧非凡。

婉容的英文教師，任薩姆女士，正代婉容接待着幾位白色皮膚，不同顏色頭髮的洋人，陪他們坐在沙發上用英語聊天。

忽有男僕在門外高聲喊道：「日本少佐，三野友吉夫婦前來拜賀皇后千秋。」

三野少佐及其夫人捧着一盒點心進入客廳，少佐穿日本軍裝，夫人的日本和服格外引人注目。

太監接過少佐夫人手中的點心盒遞與婉容面前過目，婉容點頭微笑答謝。

少佐夫人施日本禮節，操着生硬的中國話說：「祝皇后千秋大喜！」

婉容彬彬有禮地回答：「多謝，多謝。」

一個官員捧着個大匣子，後邊跟着個拿捧錦緞的太監，兩人走進客廳，跪在地上，將手裏的東西舉過眉梢，官員高喊：「皇后千秋，皇上御賜話匣子一臺，錦緞一板。」

婉容疾步走來，並用手摸了一下錦緞，然後

行單腿跪禮：「婉容叩謝天恩。」

「朗貝勒福晉慶賀皇后千秋，進果品四筐。」

「站在門外接禮單的大監扯着近似於女人的聲音高喊。並有人將禮品抬着從門口經過，請皇后過目，然後送入婉容庫房。」

「榮惠太妃派人從京城送來綉花卉衣面，緞子兩板，錦帕四方。」

「敬懿太妃送品月閃花印度綢緊身衣一件，印度黃花緞衣料一塊。」

「醇親王爺，二格格等送衣料兩件，化妝品一匣，朗貝勒府三格格進果品四筐。」

門口抬着東西請皇后一一過目的人排成一隊，報禮單的人越念越快。

「霍殿閣進酒四瓶，許榮勛進東洋花盆一對，淑妃進宴席一桌……」

報禮單與進奉禮品總算告一段落。這時一對英國夫婦進入客廳，任薩姆女士忙上前用英語為婉容介紹，婉容典雅握手歡迎。

「皇上駕到！」隨着這一聲報，賓朋紛紛起立，記者舉着照像機選擇好拍照的位置，文綉從客廳裏間走出，帶領宮女、女僕等拜迎。當溥儀同三野吉友握手時，記者搶拍了一張照片。待溥儀與客人見過面後，婉容與舊地向前來祝壽的人們道謝。

「今雖皇后千秋，余年歲尚輕，念及君臣仍舊在蒙難之中，欲不操辦，承皇上、太妃厚愛，婉容只好孝敬，諸位朋友光臨關照，不勝感激。當他日選之以禮，謝謝大家。」說完以手示意大家入席，「諸位請。」

惠羅公司開開眼界

淑妃文綉早已在餐廳內迎着賓客，人們在留聲機清雅的樂曲伴隨中吃過飯，然後來到了花草茂密、綠茵鋪地的小花園中。婉容與抱着哈巴狗的英國夫人和表現得過份熱情的少佐夫人在花園中優閒地散步，為她們講着園中花卉的名稱和特性，文綉雖進宮多年，從未慶賀過「千秋」之日，她永遠也沒有這個置身於賓朋之間的榮幸。

皇后千秋，前來祝壽的賓朋中，三野吉友是唯一的日本男性，他一直是「張園」的常客，以致後來溥儀潛逃東北。婉容追隨，三野夫婦也是奉命「幫忙」的一對。

為皇后祝壽完畢回到三野公館後，三野先生得意非常，平時不能和他同桌共餐的夫人，也破例允許坐在身邊陪着飲酒。「怎麼樣，我說的沒有錯吧，這位大清宣統皇帝還挺溫和吧？」

「我原以為皇帝一定是綑着臉，挺嚇人的。」三野夫人說，「那位美麗的皇后更是逗人喜歡。」

「現在，中國軍閥內戰已經臨近天津，宣統帝放心不下，」三野說着喝了一大口酒。「司令部有令，決不許中國兵進租界一步。」

「確保皇帝陛下的安全，是嗎？」三野夫人似乎很明白地問。

「你要明白，皇帝的安全，對於我們很重要，我們要『特殊關照』，記住只要是來自他們那裏的人，任何時候都不要阻擋，我隨時接見。」三野說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自從來到天津以後，頻繁地接觸洋人和日本人，給婉容的生活開拓了新的領域，使其對生活有着強烈的，新的需求。僅像原來那樣每日彈琴，畫畫，讀書，作詩，已不能滿足婉容的精神生活了。

一天，婉容與致勃勃地提議，要去洋人開辦的商店惠羅公司買東西，溥儀樂得去開開眼界，便很早就坐在樓下客廳裏等着婉容。婉容不疾不徐地坐在臥室梳妝臺前，抹着口紅，撲着香粉，又往身上擦了不少古龍香水，最後拿起梳妝臺上的墨鏡戴在臉上，對着鏡子照了又照，十分欣賞。可又怕皇帝見了不喜歡自己的打扮，於是就摘下墨鏡拿在手裏走下樓來，「我戴上這個好嗎？」說完婉容將手裏的墨鏡戴在臉上，問坐在沙發上的溥儀。

溥儀打量着越來越時髦的婉容，心不在焉地說：「好，好極啦！」

「皇上准我戴這個出門！」說着婉容又命門外的太監：「備車去惠羅公司。」

太監應聲剛要走，溥儀傳說：「叫淑妃陪皇后一起去。」「不用了吧！」婉容表示反對。

「讓她也出去走走。」溥儀堅持說，婉容不再再說什麼啦。

文綉與婉容，雖不能並駕齊驅，可是婉容求夫只愛一人的心理越來越強烈，溥儀為了避免后妃之間的矛盾，既寵着婉容，又要照顧到文綉。婉容今天本想出去好好逛逛，辦點洋貨，還想去起士林吃點東西。見皇上一定要文綉同去，很是掃興。無奈，只好順從地上了汽車。

兩串項鍊一場風波

到了商店，婉容看着隨在身後的文章心裏很不痛快。她站在櫃臺前，用手指了指價錢昂貴的水晶項鍊，並不說話，抬頭睨視着侍衛，伸出兩個手指。

侍衛隨時準備記帳付款，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稟報皇上說：「要兩副！」

經溥儀同意後，侍衛即令店員將兩副項鍊包好，接了過來。

婉容不等貨款付清，便又向前走去。僕人們前呼後擁地圍在皇后身邊。櫃臺前只剩下文綉一個人默默地欣賞着水晶項鍊。皇后能一下子買兩串，難道她就不想買一串嗎？溥儀看出了她的心思，但他知道，如果今天給文綉買了項鍊回去，婉容一定還要繼續付出高額巨金，選購貨物，以證實皇后與妃子懸殊的地位差別。溥儀倒不在乎婉容與文綉花錢多少，只是不願意她們之間存有妒嫉與猜疑。

「這臺怎麼樣？」婉容又在試彈一架鋼琴。任薩姆女士仔細聽了聽婉容彈出的琴聲，「好，挺好！」

「就要這一臺。」婉容又命侍衛和店員定下了送貨的時間。

文綉今天只能望洋興嘆地跟在後面，心裏一個勁地埋怨皇上，何苦讓自己跟來受冷落。

「這是宣統皇帝吧？」一位顧客指着溥儀問道。突然，幾位顧客及店員的目光同時投向溥儀等人。

「這不是娘娘嗎！」一個帶有天津口音的胖女人說，「我在報紙上見過她的照片，我認識，真是娘娘。」她爲自己認出了婉容而洋洋自得。

「那位準是皇妃，沒錯，帶着個有福的樣兒！」又有人指着文綉說。

經人們這一議論，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溥儀等人已被圍得無法走出商店。突然「啪」的一聲，櫃臺的玻璃被擠碎了。侍衛等人趁着慌亂之際，忙在前邊開出一條路，帝后們才得以逃了出來。

婉容、文綉經這一番騷亂之後，坐在同家的汽車上，好半天才平靜下來。兩人都各揣心腹事，默默無言。

這次出去遊逛，弄得大家都緊張，心裏也很不痛快。

已經是夜裏兩點多了，文綉還沒有睡下，她想着白天的情景，一個勁兒地用手帕擦着眼淚。

宮女端着一碗熱牛奶，輕輕地走進來，「瞧您，不吃東西，也不睡覺，熬壞了身子可怎麼好哇！」

「與其這樣熬磨人，倒不如死了的好。」文綉脫口而出。

這時的文章已不再是剛剛進入宮廷的小孩子了，她已長成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女子。九年多的寂寞生活，使她含辛茹苦。近來皇后的脾氣也不如從前溫和，常常使性子，弄得一家人都不痛快，她越來越感覺到，這種日子過不下去了。

「可不能這麼說，明兒個文珊格格來了，瞧見您哭成這樣子，怎麼能放心得下呢！」宮女勸

說着。

文綉一聽宮女提起自己唯一的親人，文珊妹妹，更是哭得厲害了。

「快別哭了，別讓他們聽見，趁熱把這碗牛奶喝了吧！」

文綉推開端過來的奶碗，拉住宮女的手傷感地說：「我侍奉皇上，敬重娘娘，不敢有半點過失，何故遭此冷淡，我也是人，既然不需要我，幹嘛還要召進宮來，我成了多餘的擺設。」

「您也是受過『皇封』的呀，有話該和皇上說，今兒這事我瞧着就是您的不是了，既然皇上叫您一塊去惠羅公司，喜歡什麼就讓皇上給您買，幹嘛這麼委屈自己。皇上也真是的，把皇后寵的也不像樣子了！」宮女憤憤不平地勸解文綉。

文綉嘆了口氣：「唉！這樣忍耐着倒還好些，要是我也爭個名份，還不知道她會怎樣呢！皇后的脾氣妳是知道的，她要是耍起性兒來，皇上也不能不讓她三分呢！」

「聽人說皇后在家的時候嬌慣的很，常使大小姐的性子，進宮後還好了呢！」

「小聲點」，文綉忙制止宮女。「讓外邊聽見，還不治你個妄議主子之罪。」

宮女嚇得吐了一下舌頭。

「我真想有朝一日能逃出去……」文綉沒有再說下去，直眉愣眼地看着宮女，「你不會把我今天說的傳出去吧？」

「您這是怎麼了，幾年來，我們從沒有分開過，您有什麼心事我全知道，可是人家的心您就不知道嗎？」宮女覺得淑妃不信任自己很委屈。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怕……」

「怕什麼？」

「怕事不成反成禍呀！」

宮女見淑妃把話說的這麼嚴重，不解地搖搖頭。

兩人你說我勸地，誰都沒有睡覺的意思，不知不覺天已大亮，樓上婉容臥室裏傳來彈奏鋼琴的聲音。「天都亮了，您快睡一會兒吧！」宮女伺候文綉躺下，悄悄走出臥室。

西方文明使她陶醉

近來，在洋教師任薩姆女士的指導下，婉容彈奏鋼琴的技巧越來越高，並開始欣賞起外國畫報，對西方生活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您去國外旅遊很快就會回來嗎？」吃過早飯，婉容與任薩姆女士漫步在草坪上。

「很快的，」任薩姆女士回答，「我是多麼盼望美麗的皇后能和皇帝以紳士和貴婦的身份，出現在美國、英國、日本，一定會為那美麗的國度增添光彩。」

婉容無限感慨地說：「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任薩姆女士說：「我相信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最受百姓讚賞的還是皇帝和皇后，憑着您們高貴的身份和富有的財產，無論走到哪裏，都會被人以賓朋接待。」

婉容悠閑地坐在花園的鞦韆上，慢慢悠悠着，「英王的宮殿也像我們的紫禁城嗎？」

「不，不會的，我雖然沒有到過紫禁城，可我相信，那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古老世界。」女

士發揮着極其豐富的想像力說：「皇后到了英國，漫步在泰晤士河畔，牽着您的小哈巴狗，古樸瀟灑，真是中國古典美與西方伊麗莎白的美最和諧的融為一體了。」

婉容被她一番形象地描繪所感染，發自內心地格格笑了起來。

「到了英國，我可以做您的嚮導，冬季陪您去溜冰，觀雪景，夏天我們再一起到海濱去游泳。」

婉容正甜甜地笑着坐在鞦韆上，任這位英國女士把她帶進一個新奇的世界裏，當她聽到「游泳」兩個字，眨着眼睛突然睜大，腳尖踮在地上，鞦韆也停止了悠盪。「游泳？」她驚訝地問：「像畫報上的洋人，露着臂膀，許多男人、女人一起下水？」

「是的，西方最時髦的文明，您將在日光浴的照射下，享受着讚美的目光。」

婉容極有興趣地問：「您快說說皇上該是什麼樣子？」

「皇帝穿上最講究的西裝，領帶上別着鑽石別針，戴着德國蔡司廠出品的眼鏡，手裡提着一文明棍，陪着美麗的妻子漫步、作客、進歌劇院。我想，這種西方文明會使您陶醉。」

婉容確實已陶醉在任薩姆女士描繪的意境之中，又輕輕地盪起鞦韆：「您說說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有什麼不同。」

「恕我冒昧地講，」女士報有歉意地說，「西方文明似乎在許多方面與東方文明是相反着的。」

「真的嗎？」婉容為這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到底有哪些不同所困惑不解，並力圖能够解釋自己的生活。在這美好的年華裡，她追索，她尋覓，她不滿足於生活現狀。然而，她畢竟是在嚴密的封建禮教束縛中成長起來的大家閨秀，在她的心中有個永遠不能丟棄的皇后偶像，可時而又略感到解脫精神枷鎖的欣慰，這種發自內心的對抗性矛盾，給她增加了許多煩惱與痛苦。

有時空虛，寂寞，無聊籠罩着她的心頭，只有在花園中漫步的瞬間，才能暫時得到緩解。

帝王尊嚴老臣忠諫

剛剛吃過晚飯，宮女又陪着婉容來到園中散步。突然，樹叢中閃出一人，霍地跪在婉容面前。

婉容和宮女嚇得回身就跑。

「奴才該死。」聽見說話聲覺得耳熟，婉容和宮女止住腳步，回頭見地上跪着一個人，仔細一瞧認出是侍衛官余思文。婉容申斥道：「大膽，何故在此！」

余思文不敢抬頭：「奴才斗膽在此恭候皇后多時了，今有帝師、老臣鄭孝胥和胡嗣瑗求見皇后，說有密事回奏。」

「他們為什麼不去見皇上？」婉容問。

「兩位師傅說，此事非和皇后講不可。」

「哦，他們在哪兒？」

「您跟我來。」余思文將婉容帶到一個花亭前。鄭孝胥、胡嗣瑗見皇后駕到，攙起長袍席地而跪，「臣罪該萬死，避君而諫皇后，不忠之罪有之，望娘娘恕罪。」

婉容忙說：「兩位師傅快快請起，有什麼說吧。」

鄭、胡二人起身，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該怎樣說起。

婉容勸說：「什麼事，師傅們快說吧！」

胡嗣瑗見余思文和宮女都已避開，便說：「臣曾幾次進諫皇上，終無起色，故請皇后曲意代臣進諫。」

「老師傅對皇上一向忠心耿耿，有什麼話就照直說吧！只要我能做到的，都會幫忙。」

「臣聞皇上多次出遊租界娛樂場所，此乃盡興，無須進諫，可近日又聽說，帝着西裝，出入影院戲園，並去中原公司剃了頭，招致社會輿論的非議，真乃大失帝王尊嚴，有辱大清祖德呀！」

婉容以為是什麼大事，要密奏皇后，聽胡嗣瑗一說才知道，是爲了皇上出遊之事，便不在乎地說：「皇上何嘗不想恢復大清，重登『寶座』呀，可那是南柯一夢，不可挽回的事了。皇上龍體幸世二十餘載，何時盡興歡顏過，如今寄居張園，尤如平民百姓，既來之則安之，何不讓他自由在地享幾天清福呢！」

胡嗣瑗辯道：「臣深知帝之所爲，甚合后意，不敢妄奏，怎奈，臣亦不敢溺職。具有天良者，清夜捫心，豈不感憂，今冒死奏請皇后協皇上，一臂之力，截遊歸政，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稷的振興爲萬事之首。」說罷又跪在地上磕了個頭。

婉容是個極其聰明的女子，早已聽出「甚合后意，截遊歸政」才是他真正要說的話。無非是指責自己前兩天和皇上去開明戲院看戲、中原公

司理髮等事，於是，任其跪在地上，淡然一笑，說道：「難爲你們的一片苦心啦！」

帝師鄭孝胥覺得該是自己說話的時候了：「皇上正當年輕有爲之時，我祖仁皇帝十四歲親政，榮光祖業，理當效法，只要不以自家歡樂爲樂，棄國民而不顧，必有興復之時。」

「皇上身邊有你們這樣力圖復興的老臣，還怕沒有光復之日嗎？」她見鄭孝胥也陪胡嗣瑗跪在地上就說道：「起來吧！」

兩人站起身來，不知皇后能否理解他們的意思。便繼續說道：「望皇后多勸皇上節遊寡歡，圖謀大業才是。」

「與其說是要我勸皇上，莫不如說你們在勸我。」婉容心想，不如把話說破，省得和我兜圈子。「唉，皇上都不成其爲皇上了，我哪裏還稱得上皇后哇！」

「這也是我等披瀝愚見之所在呀！」

不用他們再說什麼，婉容是明白他們的忠心的。雖然帝師、老臣名譽上是懇請皇后勸皇上，時刻莫忘恢復大業，而實質是責備她引逗皇上出遊閑逛不務正業。不愧爲多年伴君的老臣，總算給皇后留了點面子。婉容還是領情的。爲了讓他們二位放心，說道：「多謝師傅一片忠心，日後得以重見天日，定要報答明諫之功。」

「謝皇后不怪之恩。」二位拱手致謝。

期待二十幾年之機

正當鄭孝胥和胡嗣瑗進諫皇后的時候，張園的常客，日本少佐三野吉友來到了溥儀書房，竭

力勸說皇上離開天津去日本占領地——東北。

「時機已經成熟，皇帝陛下不必猶豫。」三野見溥儀並不馬上表示同意去東北，便進一步說：「東北方面派了上角利一前來接應，這邊的安全我來保證，皇帝陛下快拿主意吧！」

溥儀雖早懷出洋留學之志，可是讓他馬上占領的東北，一時又拿不定主意，還要和皇后婉容商量商量。

婉容由於聽從了帝師的勸告，便很少提議出去遊玩。皇上心裏也估量着是否寄身東北這樣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更沒有心思出去閒逛，這天晚上，他命人將婉容叫到自己的書房。

「妳坐呀，」溥儀指着桌子對面的椅子說。

雖說是尊貴的皇后，皇上如果不說讓坐下，是不能隨便就坐的。婉容心裏納悶：最近皇上鬱鬱寡歡，今天都這麼晚了，把自己叫到書房會有什麼事呢？她沒有穩穩當當地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子邊上，隨時準備發生意外時站起身來。溥儀沒有注意到婉容的緊張情緒，只顧皺眉想着自己的心事，將來在手裏的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

就這樣靜靜地過了好一陣，溥儀捏滅吸了半截的第三支香烟，然後說：「我祖發祥地東北，三千萬子民待我回去主持大計，你意如何？」

婉容被這突如其來的話題震驚了，瞠目注視着煙霧繚繞中的溥儀：「皇上這話是真的？」

「是真的，國民軍內戰不停地打，已臨近天津，這裡也不甚安全，師傅和老臣們也其說不一。不過，日本友人已爲我去東北做了安排。」溥

儀說這些話一直看着烟缸裡的烟頭，始終沒有抬頭。

「果真是這樣也好，皇上期待了二十幾年的機會真的到來了，不過，只憑日本方面消息，不足為信，不可貿然行動，須探得真相後再做決定。」

「是要先打聽清楚，日本人是真的要我去東北當皇帝。」溥儀覺得婉容的話有道理，「不過，我也想好啦，勿失友邦之熱心，勿拒國人之歡心，要恢復祖業，非借外力所不能為，不管他們怎樣打算，我們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先據有滿洲，然後再圖關內嘛！」

婉容見溥儀決意要去東北，不安地勸道：「局勢混沌不清，草草從事，只怕去時容易，同時難哪！望皇上三思。」

「你讓我一個人好好想想，你先回去歇着吧！」

婉容見不便多說，便悄悄走出書房，輕輕關上房門。

偏巧，輾轉難眠而出外賞月的文綉從院子裏進來。她最近有點着涼，正在書房門邊的痰盂處吐痰。婉容聽聲見狀，誤以為文綉在偷聽她和皇上的談話，並故意吐唾沫詬辱她。近前欲要發作，又怕驚動了書房裏的皇上，只好壓住了火氣。

皇后動怒，文綉已經習以為常，所以也不去理她，帶領宮女回自己的臥室去了。婉容却氣得一夜未曾睡好。

動用家法教訓文綉

第二天，婉容便昏昏沉沉頭痛得厲害，不能起床。溥儀見婉容不會下樓用餐，命人去請說是不舒服，不進食了。溥儀吃過飯後，忙上樓去看望病中的婉容。

婉容聽說皇上來看自己，心頭一熱，鼻子一酸，幾乎掉下淚來，忙拉被子將頭蒙住。

溥儀輕輕拭了一下被角說：「是我！」

婉容自知不能再任性下去，便掀開被子露出臉來，對皇上撒嬌地說：「人家知道是皇上來了，我睡一會兒就會好的。」

溥儀用手摸了摸婉容的額頭：「沒有熱。」又拉過婉容的手腕把着脈問：「是哪兒不舒服？」

婉容嫵媚地就勢將溥儀的手放在自己的臉上，輕輕搖頭。

皇上已經好久沒對皇后像今天這樣關心親熱過了，要去滿洲的事，弄得他心煩意亂，今日能够親自上樓，到皇后臥室探視病情，真可謂「皇恩浩蕩」啊！婉容怎麼能不為之感動呢。

「你到底怎麼啦？」溥儀焦急地問。

婉容想着淑妃昨兒晚上，對自己大有不敬之意的樣子，心想：也該讓皇上教訓教訓膽子越來越大、「不懂規矩」的文綉。於是，婉容就按自己的猜想，把文綉站在書房門口偷聽他們的談話，並吐唾沫詬辱於她的事說了一遍。其實，教訓文綉，並非她的全部心意，在她的心裏，最要緊的就是，皇上只應有她一個妻子，不該再有第二個。

「竟有這樣的事？這還了得！」溥儀本來近日心情煩躁，聽婉容一說，更是氣從中來。他氣

急敗壞地奔出房門，在樓梯上就嚷道：「來人哪，傳淑妃！」

「皇上、皇上，您先別發火……」婉容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喊着，想要勸阻，但已來不及了，自知事情要鬧大，後悔不該在皇上面前多嘴。於是，不敢下樓，沮喪地站在自己的房門口，聽着外面的動靜。

淑妃正在屋裡給妹妹文珊寫信訴說心中的苦悶，忽聽外面傳淑妃，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放下寫了一半的信，來到客廳，見溥儀臉色蒼白，怒容滿面地坐在沙發上。

太監手持「家法」站在一旁。

溥儀不等走出房門的文綉施禮，便吼道：「你可知罪？」

「文綉侍奉皇上皇后，不敢有半點差錯，不知皇上為何動怒。」

「還敢跟我裝糊塗，你也是官宦人家之女，蒙朕格外施恩，留在身邊，竟敢幹出這種苟且之事，目無國君，不尊中宮，還不跪下！」

溥儀這一連串的責罵，把文綉真的搞糊塗了。

「文綉何罪之有？」

「還敢嘴硬，來呀，看家法！」

太監拿着打人的板子走向文綉，高高舉起不忍落下。

淑妃見自己無辜當眾被辱，真是痛心疾首，平時的委屈、怨恨一下子匯成淚泉傾瀉而出，跪在地上磕頭求饒：「淑妃有罪任憑皇上責罵，求皇上開天高地厚之恩，莫施家法。」淚流滿面的淑妃哀痛地哭訴：「淑妃入宮九載謹敬聽命，中

宮排斥，逆來順受，本欲忍泣偷生，不敢露出半點愁顏，只祈望日久皇上略知一二，也好有出頭之日。不想，皇上無端動怒，瞬息萬變，令人惶惶不可終日。今天，文綉無辜遭此痛斥羞辱，日後如何面對世人，又有何臉面即見我那九泉下的二老雙親。我文綉何罪之有，遭此虐待呀！」說到已泣不成聲。

溥儀被文綉這一番發自肺腑的痛苦疾呼驚呆了，也頗受感動。

躲在樓上，不敢出來的婉容，也惶恐不安，覺得自己做得太過分了。

猜忌排擠后逼妃反

宮女們在一旁見淑妃遭此冷遇，偷偷哭泣，甚至有的太監也跟着抹眼淚。

溥儀見僕人們，當着自己的面兒同情文綉，對皇上未免大有不敬之意，有失皇帝的尊嚴，愈加氣惱地說道：「你深夜偷聽帝后的談話，竟敢口吐唾沫辱中宮，還言無罪？」

文綉一聽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不寒而慄，她痛惡地哀訴道：「皇上聖明，豈能偏聽妄言，這是何人無中生有，恨我不死呀！」

「反了、反了。」溥儀被氣得頓足捶胸。「竟敢如此胡言，擾亂內廷，朕賜你死矣！」他被文綉據理相爭的行爲，弄得措手不及，定要施展一下皇帝的威風，說完轉身欲走。

文綉聽溥儀說賜自己一死，幾年來的鬱悶怨恨，一起齊發，她猛地站起身，厲聲說道：「皇上早已絕情，皇后不容我身，所受壓迫虐待，我

屬天下第一人，死了倒好。」說完跑向自己的臥室，太監嚇得趕緊跟了過去。

「反了，真的反了！不要理她。」溥儀被氣得混身打顫。他深深感到，自己不但是個被國人恥笑的遜位皇帝，連在家裡的皇帝威風和權力也已受到威脅和動搖，這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

婉容見後頗感內疚，今日之事都由她一人引起。忙下樓來，扶住氣喘吁吁的溥儀勸道：「還是去看看文綉吧，別再出了事。」她有些驚慌。

「都是你多事，還來勸我？」溥儀沒好氣地甩開婉容，一個人向臥室去了。

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文綉的太監慌慌張張來報，說淑妃回臥室後操起刀子就在自己肚子上扎，被太監一把奪了下來，免了一死。這會兒還三番五次地哭着，要去陰間即見死去的爹娘，說什麼也不想活了，求萬歲爺趕緊想個法子。

溥儀被鬧得疲憊不堪，飯也吃不下，他惱皇后多事，恨淑妃冒犯天顏，又怕文綉真的出事。最後，想出了個主意，派人去找來老慶王的孫媳婦，文綉的妹妹來勸她。

文珊聽說姊姊要尋短見，急忙趕到靜園，見姐姐兩眼紅腫，面容憔悴，心疼地陪着落起淚來。又見姐姐精神恍惚，欲哭無淚，便留下來，住在靜園陪伴姐姐。

文綉在文珊的勸慰下，慢慢的好多了，姐妹兩人無話不談。聽說姐姐入宮幾年來從未承蒙帝幸，並遭皇后猜忌排擠，文珊簡直驚愕了。

「這些年姐姐是怎麼熬過來的，真是讓人難以想像。」文珊不可理解地說。

「既然已經如此，還有什麼法子呢！」文綉疾首嘆息。

「姐姐在這兒活受罪，還不如……」

「不如逃走？」文綉補充說，「逃到哪兒還不都是皇上的人，難保自身。」

「姐姐整天關在家裏，外面的情形一概不知，如今遜帝已爲民國之民，當守民國之法，姐姐何不懇請律師，要求遜帝根據民國之法施以人道。」「對呀，爲什麼要自己絕命呢，怎麼就沒有想到求助於法律呢？」文綉在妹妹借助於法律力量的提示下，想得更爲大膽、具體。她計劃先逃出去，然後請律師幫忙起訴，與溥儀離婚，徹底結束這種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

姐妹商量好對策之後，便由文珊出面，請皇上允許她陪姐姐出去散散心，溥儀也怕鬧出事來，所以答應了她們，於是，姐妹二人乘坐着溥儀的車，離開了靜園，逕直來到了國民飯店，進了須先定好的房間，並由律師出面與隨從跟來的太監交涉，把早已寫好的信給他，他回去交給皇上。報告給他的主子說：妃子反啦！（未完待續）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折合美金伍拾伍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